

James Baldwin

去见那个男人

GOING TO MEET THE MAN

[美国] 詹姆斯·鲍德温 著 胡苏晓 译



James Baldwin

去见那个男人

GOING TO MEET THE MAN

[美国]詹姆斯·鲍德温 著 胡苏晓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去见那个男人 / (美) 鲍德温著; 胡苏晓译. — 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21-5851-5

I. ①去… II. ①鲍… ②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6257 号

GOING TO MEET THE MAN

by James Baldwin

Copyright © 1948, 1951, 1957, 1958, 1960, 1965 by
James Baldwin. Copyright renewe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
James Baldwin Estat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615

总策划: 黄育海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
选题策划: 彭 伦 欧雪勤
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去见那个男人

〔美国〕詹姆斯·鲍德温 著

胡苏晓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字数 167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51-5/I·4673 定价: 36.00 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

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

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

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

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

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

义了!

现在,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,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?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献给

博福德·德莱尼

目 录

001	岩石堆
015	郊游
055	传宗接代
083	命中注定
108	桑尼的蓝调
159	游子情
224	来自荒野
262	去见那个男人

岩石堆

在他们的房子对面，街那边的两栋房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，坐落着岩石堆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居然在这里发现一大堆天然的岩石堆积在地面上；有人，大概是弗洛伦斯婶婶，曾经告诉他们，说岩石在那里，不能移走，因为没有它，地底下的地铁火车就会四散飞去，杀死所有的人。这是一个极其使人迷惑的解释，涉及自然界某种不可思议的事物，有关地球的表面和中心，没有谁能够提出异议，此外，它还赋予这个岩石堆如此神秘的重要性，所以罗伊觉得，在那里玩耍即使不能说是他的义务，也是他的权利。

每天下午放学以后，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整天，都会看到其他的男孩子在那里。他们在岩石堆上打架。脚步稳健，危险而不顾后果，互相冲撞，在岩石堆的顶上搏斗，有时消失在岩石堆的另一边，在尘土和尖叫的一片混乱中，脚底朝天，飞一般地溜下去。“他们没有送了自己的命，真是奇迹。”他们的母亲有时从防火的安全出口那里看着外面说，“你们小孩子们离开那里远点儿，听见我说

的话了吗？”虽然说的是“小孩子们”，她的眼睛却看着罗伊，他坐在防火的太平梯上，约翰的旁边。“上帝知道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不想看见你们，在上帝赐予的每一天，都像猪一样流着血回到家中。”罗伊不耐烦地动来动去，仍旧注视着街上，仿佛在这种注视中，他就能以某种方式插上翅膀似的。约翰什么都没说。实际上这些话不是对他说的：他害怕岩石堆和在那里玩耍的男孩子们。

每个星期六的早晨，约翰和罗伊都坐在太平梯上，看着下面被禁止去的街道。有时候母亲坐在他们身后的房间内，做针线活，或是替他们的妹妹穿衣服，或是给婴儿保罗喂奶。阳光高高在上，带着救济般的冷漠，照遍他们全身，照遍太平梯；在他们的下面，男人和女人，男孩和女孩，所有的罪人们，游荡闲逛；有时候一个教会的成员经过，看见他们，挥手打招呼。于是，他们也暂时有礼貌地挥手打招呼回应，有点受到惊吓。他们注视着那个圣徒，男人或者女人，直到他或她走得看不见了。一个被救赎的人的经过，引起他们的思考，无论这种思考多么茫然，思考这条街道的邪恶，思考他们自己隐而不见的邪恶就在他们坐的地方；并且使得他们想到父亲，星期六他要提早回家，不久他就会转过这个街角，走进他们下面黑暗的门厅。

但是直到他回来结束他们的自由为止，他们还是坐在那里，在街道的上方观看着，渴望着。街道的尽头，离他们的房子最近的是

横跨哈莱姆河的大桥，一直通到一个叫布朗克斯的城区；那就是弗洛伦斯婶婶居住的地方。可是他们看见她来的时候，不是从桥上下来，而是从街道相反方向的尽头来。她解释说，她是乘地铁来的，不愿意步行，此外，她也并不住在布朗克斯的那个地段。按照他们的想法，这是没有说服力的。他们知道布朗克斯在河对面，所以从来都不相信这一说法，而是采纳他们的父亲的看法，假定她刚刚离开某个罪孽深重的地方，她不敢说出那个地方的名字，比如，举例来说，一家豪华电影院。

夏季，男孩子们在河里游泳，到木头码头边跳水，从垃圾堆积的河岸蹚入水中。曾经有一个名叫理查德的男孩，在河里淹死了。他的母亲不知道他在哪里；她甚至来到他们家，问他是否在那里。然后到晚上，六点钟的时候，他们听见从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和号啕大哭；他们跑到窗口往外看。下面的街道上，那个女人走过来，是理查德的母亲，尖声叫喊着，仰面朝天，脸上的眼泪往下流淌。一个女人走在她身旁，设法让她平静下来，努力想扶住她。一个男人在她们的后面走着，是理查德的父亲，他的手臂里抱着理查德的尸体。两个白人警察走在路边的排水沟中，似乎不知道该做什么。理查德的父亲和理查德都是湿淋淋的，理查德的尸体躺在他父亲的手臂里像一个棉花人。满街都听见女人的哭喊声；汽车放慢速度，车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；人们打开窗户往外看，跑到

门外，站在街边的排水沟中观看。然后一小队人消失在岩石堆旁边的房子中。接着伊丽莎白，他们的母亲，哭喊着“上帝，上帝，上帝呀！”砰的一声关上窗户。

一个星期六，在他们的父亲回家之前一个小时的时候，罗伊在岩石堆上受了伤，哭喊着被抱回楼上。他和约翰本来坐在太平梯上，他们的母亲与教会的麦坎德利斯姐妹一起走进厨房去喝茶。不久罗伊就变得不耐烦，坐在约翰旁边默不作声，心神不定；约翰在他的教科书上画一幅报纸广告，广告上是一种新的电动火车。好几个罗伊的朋友在太平梯下面经过，大声叫他。罗伊开始坐立不安，透过太平梯的横杠对着下面的朋友大声叫喊。接着没了声音。约翰抬头望去。罗伊站在那里看着他。

“我要下楼去。”他说。

“你最好待在你待的地方，兄弟。你知道妈妈不要你下楼去。”

“我马上就回来。她甚至都不会知道我走了，除非你跑去告诉她。”

“我不会告诉她。可是什么能够阻止她来这里向窗户外面看呢？”

“她在谈话。”罗伊说。他动身走进屋里。

“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到家！”

“在那之前我就回来。你一直都这么害怕，你在害怕什么？”他